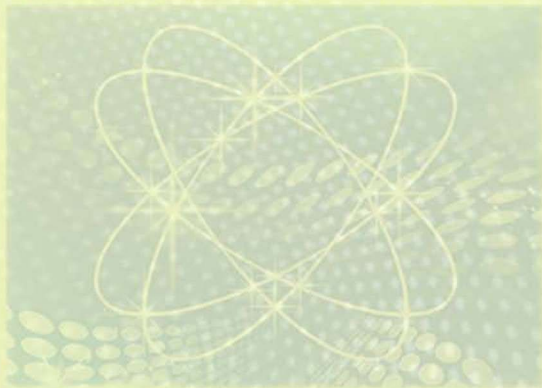


语文新课标必读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原著:[美]欧·亨利

编者:张广亮



远方出版社

● 语文新课标必读 ●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原著:[美]欧·亨利

编者:张广亮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张广亮编.—2版.—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7.11

(语文新课标必读)

ISBN 978—7—80595—989—4

I. 欧… II. 张… III. ①语文课—阅读教学—中小学—课外读物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1695 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原	著	[美]欧·亨利
编	者	张广亮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0
印	数	3000
字	数	2700 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595—989—4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再版说明

《语文新课标必读》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组织编写的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优秀图书。自2004年10月首次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同时,他们也对这套丛书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结合中小学生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做了细致的修订工作。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的最大特点是,以优化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推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为宗旨,知识性更强,实用性更强,针对性也更强。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焕然一新,必能成为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2007年11月

前 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学生认真阅读。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新的教改方案,让广大学生能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提高语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重新修订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从内容上看,这套丛书所选篇目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其中包括哲理警句、成语典故、道德伦理、人文史话等等,这些作品饱含了作者的心血,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血脉,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化遗产、永恒的精神食粮;从特色上看,这套丛书重点突出,搭配合理,通俗易懂,既符合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又注意与课内篇目的衔接和互补,同时在每篇作品的前面设置了作者简介和作品分析两个版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十分有利于阅读和鉴赏。

我们坚信同学们认真阅读这套丛书之后,可以打好“精神的底子”,进而开阔眼界,终身受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你们忠实的帮手,让你们实现高品位、高素质的美好人生。

编 者

目 录

作者简介	(1)
作品分析	(3)
麦琪的礼物	(6)
警察和赞美诗	(14)
财神与爱神	(23)
华而不实	(33)
公主与美洲狮	(42)
双料骗子	(51)
女巫的面包	(67)
哈格雷夫斯的两个角色	(73)
提线木偶	(90)
我们选择的道路	(107)
汽车等待的时候	(114)
最后一片藤叶	(122)
丛林中的孩子	(131)

作者简介

欧·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1862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家庭中。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

欧·亨利的人生之路充满了艰苦与不幸,他三岁丧母,从小由婶婶抚养。生活的压力迫使他15岁就走进了社会,先是去一家药店当了五年的学徒工,直到折磨的他身体吃不消,为了寻找新的工作,他远离家乡,在西部做了牧牛人。这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他不仅广泛接触了各种复杂的人性与激烈的社会矛盾,同时被西部的那种粗犷豪放、坦荡纯真的生活品质深深地影响着。1884年以后,迫于生计,他又从事过办事员、制图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等多种职业。

1889年,罗琦不顾父母的反对与他结婚了,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期间欧·亨利还办过一份名为《滚石》的幽默周刊,并在休斯敦一家日报上发表幽默小说和趣闻逸事。然而,命

厄运没有给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多一丝的照顾,在他出任银行出纳员时,由于银行短缺了一笔现金,而他又无法辩驳地被指控盗用公款,为了逃避审讯,他愤然离家,并隐姓埋名,到处流浪,一直流亡到中美的洪都拉斯。

流浪了七年的他甚至连自己的本名都快忘记了,可是厄运再次降临于他,1896年因回家探视病危的妻子被捕入狱,并在监狱医务室任药剂师。就在他面对冷冰冰的铁窗发呆的时候,圣诞节到了,这位坚强的“流浪汉”哭了,因为他实在拿不出钱给自己的女儿买圣诞礼物。

突然,他想起自己曾经发表过一些幽默故事和小品,于是他决定为自己心爱的女儿写一篇圣诞故事,就这样一篇名为《口哨狄克的圣诞礼物》,发表在1899年的《麦克卢尔》杂志圣诞专号上,并借用了一个法国药典书作者的名字“欧·亨利”。从此,“欧·亨利”开始受到了读者的关注与欢迎,并正式进入了小说创作领域。

1901年提前获释后,迁居纽约,专门从事写作,每周为世界报提供一个短篇,但因第二次婚姻的不幸,加之饮酒过度,终于1910年6月5日在纽约病逝。

作品分析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初的美国,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露突出。欧·亨利长期生活在下层社会,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使他对这些矛盾心感身受。曲折的人生、丰富的经历、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使他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的各种现象形象地概括在自己的作品中,如下层劳动群众生活的贫穷艰辛,道貌岸然的上流骗子,巧取豪夺的金融寡头,肆无忌惮的买卖官爵,小偷、强盗、流浪汉的生活,以及失业、犯罪等等。对贫民他充满了同情,对资产阶级剥削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批判与揭露,道出了下层劳动群众对剥削、压迫的愤怒反抗与心声。

欧·亨利一生创作了三百多个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还有数量很少的诗歌。欧·亨利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他对自然、人生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的态度,他写小鸟、古老的村庄,歌颂流浪者,以阴郁的笔调吟诵“唱催眠曲的男孩”,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但因数量少、成就不大,因而影响很小。相反,他的许多

书信倒是精彩的随笔，他同编辑谈生活，谈创作，表达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思想。

欧·亨利的代表作品是《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和《最后一片藤叶》。其著名小说还有《黄雀在后》《市政报告》《配供家具的客房》《双料骗子》等，真实准确的细节描写，生动简洁的语言使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他在世界短篇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有人曾将他比作“美国的莫泊桑”，这是有其道理的。

幽默是美国的文学传统之一。从华盛顿·欧文开始，许多作家都善于写那些有趣可笑而又意味深长的故事。欧文的幽默是在善意的揶揄之中含有淡淡的讽刺；马克·吐温的幽默以充满俚语的口语，滑稽、俏皮的描写和极夸张的形象，揭示了生活中的真理；欧文·肖的幽默则在注重描述人物性格的幽默风趣上。欧·亨利承袭这一传统，受同时代作家的影响，加之一生经历坎坷，使得他独特的幽默与众不同——充满了辛酸的笑声，在夸张、嘲讽、风趣、诙谐、机智的幽默之中，含有抑郁、凄楚的情绪。读《麦琪的礼物》让人苦笑，读《警察与赞美诗》让人悲凉辛酸。这种“含泪的微笑”，加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

处理小说的结尾，是欧·亨利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也使他在美国和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他善于戏剧性地设计情节，埋

下伏笔,作好铺垫,勾勒矛盾,最后在结尾处出现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使读者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禁拍案称奇。我们更能通过他的作品了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社会。

麦琪的礼物

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臊红了。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德拉就那样做了。这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这个家庭的主妇渐渐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我们不妨抽空儿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连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按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印有“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几个字。

“迪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的时候，

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现在收入缩减到二十块钱，“迪林汉”几个字看来就有些模糊，仿佛它们正在郑重考虑，是不是缩成一个质朴而谦逊的“迪”字为好。但是每逢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间的时候，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就是刚才已经介绍给各位的德拉——总是管他叫做“吉姆”，总是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了之后，在脸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子跟前，呆呆地瞅着外面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好几个月来，她省吃俭用，能攒起来的都攒了，可结果只有这一点儿。一星期二十块钱的收入是不经用的。支出总比她预算的要多。总是这样的。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为了买一件好东西送给他，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为吉姆所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

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象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概念。德拉全凭身材苗条，才精通了那种技艺。

她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是她的脸在二十秒钟之内却失色了。她迅速地把头发解开，

让它披落下来。

且说，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有两样东西特别引为自豪，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

这当儿，德拉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为她铺成了一件衣裳。她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梳好。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褐色的旧外套，戴上褐色的旧帽子。她眼睛里还留着晶莹的泪光，裙子一摆，就飘然走出房门，下楼跑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跑上一段楼梯，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那位夫人身躯肥大，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同“莎弗朗妮”这个名字不大相称。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道。

“我买头发。”夫人说，“脱掉帽子，让我看看头发的模样。”

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

“二十块钱。”夫人用行家的手法抓起头发说。

“赶快把钱给我。”德拉说。

噢，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飞掠过去。诸位不必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总之，德拉正为了送吉姆的礼物在店铺里搜索。

德拉终于把它找到了。它准是专为吉姆，而不是为别人制造的。她把所有店铺都兜底翻过，各家都没有像这样的东西。那是一条铂金表链，式样简单朴素，只是以货色来显示它的价值，不凭什么装潢来炫耀——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它甚至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就认为非给吉姆买下不可。它简直像他的为人。文静而有价值——这句话拿来形容表链和吉姆本人都恰到好处。店里以二十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她，她剩下八毛七分钱，匆匆赶回家去。吉姆有了那条链子，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看看钟点了。那只表虽然华贵，可是因为只用一条旧皮带来代替表链，他有时候只是偷偷地瞥一眼。

德拉回家以后，她的陶醉有一小部分被审慎和理智所替代。她拿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不出四十分钟，她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卷，变得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她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

“如果吉姆看了一眼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会说我像是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我有什么办法呢？——唉！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七点钟，咖啡已经煮好，煎锅也放在炉子后面热着，随时可以煎肉排。

吉姆从没有晚回来过。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手里，在他进来时必经的门口的桌子角上坐下来。接着，她听到楼下梯级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脸色白了一会儿。她有一个习惯，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默祷几句，现在她悄声说：“求求上帝，让他认为我还是美丽的。”

门打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他很瘦削，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只有二十二岁——就负起了家庭的担子！他需要一件新大衣，手套也没有。

吉姆在门内站住，像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气味似的纹丝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德拉，所含的神情是她所不能理解的，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带着那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下来，走近他身边。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过不了圣诞节。头发会再长出来

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说句‘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好东西，你怎么也猜不到的。”

“你把头发剪掉了么？”吉姆吃力地问道，仿佛他绞尽脑汁之后，还没有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似的。

“非但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同样地喜欢我吗？虽然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可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带着近乎白痴般的神情问道。

“你不用找啦，”德拉说，“我告诉你，已经卖了——卖了，没有了。今天是圣诞前夜，亲爱的。好好地对待我，我剪掉头发为的是你呀。我的头发也许数得清，”她突然非常温柔地接下去说，“但我对你的情爱谁也数不清。我把肉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中突然醒过来。他把德拉搂在怀里。我们不要冒昧，先花十秒钟工夫瞧瞧另一方面无关紧要的东西吧。每星期八块钱的房租，或是每年一百万元房租——那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数学家或是一位俏皮的人可能会给你不正确的答复。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其中没有那件东西。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把它扔在桌上。

“别对我有什么误会，德拉。”他说，“不管是剪发、修脸，还是